

·小学生园地·

童心二题

□荀妍嘉

风
是时候了
放下书
面向窗外
看一看
静静的风

希望
每一缕风都这样
没有硝烟
没有眼泪
没有污染
只有洁净
和大自然的清新

樱花
一片、两片、三片
樱花那粉白的嫩叶
嫩花瓣
是那么可爱
让人怦然心动
迷恋其中
不可自拔

童年啊
就如那樱花
虽然不能一直盛开
但它
将永远根植于
我们心里



□殷永芳 作品

·如歌的散板·

□潘志远

四十年:乡村变化协奏曲

小洋楼,拔地而起

茅草屋已成为古迹,土坯墙也变成文物,走遍十里八乡,都难见踪影。

所见,清一色砖瓦房,点缀着几幢小洋楼,鹤立鸡群。这边是堂兄的,粉墙黛瓦,还翘着高高的马头,刮起一股徽派风。

微风皖韵,伴着江南翠竹。窗前菊吐蕊,梅生香。春来一树桃花,彤云掩映;夏则雨打芭蕉,流淌着淅沥沥的旋律。

本家水爷爷,盖起一座大庭院。庭院深深,摁门铃,小门洞开,大门洞开,最后庭院电动铁门洞开,方可见其大驾,俨然世外高人或乡野豪绅。

妹夫的小洋楼,拔地而起,三进四层。一楼会客,二楼寝卧,三楼看书,四楼观景。

顶楼阳光房里,姹紫嫣红,花香袭人,四季如春……

自来水,接上了锅台

装月亮,也装星星的水桶,早销声匿迹。有一点压力,就在暮色里叽叽昂昂的扁担,告老回乡,不,进了农耕博物馆。

水缸为何物?如今,恐怕只有到司马光的故事里去找答案了。

瓢,照葫芦画瓢。查字典,还要百度实物照片,才能教儿孙们读认。

不用生火,也不用釜底抽薪。

“啪”一声,蓝色火苗跳跃。炒、编、蒸、煮、炸、余……十八般厨艺,都可在这一方洁净的锅台上,大显身手。

热气腾腾,却没有一缕油烟呛鼻。

还可以随时暂停,去看一下视频,再来继续你的下一道新菜。

一条银亮亮的小河接通锅台,轻轻一扭,一曲新世纪的《泉水叮咚响》,被你演奏得有声有色……

电产品,演绎着家庭浪漫

十平米的卧室,就是十平米的秋天。

宽敞明亮的厅堂,就是宽敞明亮的阳春。

几台空调,击败严冬,也让酷暑退避三舍。芭蕉扇、蒲草扇、鹅毛扇、纸叠扇,统统下岗、退休,干脆失业;电风扇也备受冷落,靠边站,额头上落满尘埃。

分分秒秒的事,几张钞票的事,便摆平了一个个难缠的季节。

冷饮伸手即来。

冰箱,冰柜,仿佛是一个神奇的世界:一年四季,新鲜蔬菜瓜果,取之不尽,食之不竭。

豆浆机,让你尽享城市人的早餐风味。

电磁炉,免除你顿顿做饭的烦恼;电烤箱,让你生活品质,再上一个台阶。

电吹风,让你春风得意,秀发三千,面若桃花。

打开环绕立体声音响,你可贵妃醉酒,也可小天鹅。倘若你想浪漫,那就来一曲十八相送、楼台会;最好来一段天仙配,比翼双飞,夫妻双双把家还……

·特稿·

桃花潭记

□斯雄

高中临毕业那会儿,我们4个要好的同学约好,一起照相合影,留作纪念。

那个年代,照相都得去照相馆,而且只有黑白的。照好后,还时兴在底片上写几个字,照片冲印出来,那行字是白色的。

写什么呢?同学脱口而出:“桃花潭水”。

这张照片尘封已久,“桃花潭水”这几个字,多少年来,却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。

李白乘舟将欲行,
忽闻岸上踏歌声。
桃花潭水深千尺,
不及汪伦送我情。

李白的《赠汪伦》,化无形为有形,把情谊描摹得如此生动,画面感强,空灵有余味,自然而情真。

袁枚在《随园诗话补遗》(卷六)中录下了这首诗的原委:

唐时汪伦者,泾川豪士也,闻李白将至,修书迎之,诡云:“先生好游乎?此地有十里桃花。先生好饮乎?此地有万家酒店。”李欣然至。乃告云:“‘桃花’者,潭水名也,并无桃花。‘万家’者,店主人姓万也,并无万家酒店。”李大笑;款留数日,赠名马八匹、官锦十端,而亲送之。李感其意,作《桃花潭》绝句一首。

此处的“泾川”,即指现在安徽省宣城市泾县。到安徽工作后,方知泾县有个桃花潭镇,正是李白写这首诗的地方,我一下子动心了。

桃花潭,位于泾县以西40公里处,南临黄山、西接九华山,与太平湖相连。青弋江(古称泾水)自南而北,从太平湖以下西岸群山中奔流而出,至泾县万村附近,被一座石壁挡住,水势激洄,造就一汪清幽的深潭;潭面水光潋滟,清冷镜洁,碧波涵空;“向者兹潭十数里而近桃林缤纷,夹岸无杂树,匪直芳飞红雨,抑亦情悦锦鳞”,向为当地胜景。

潭西岸,怪石耸立,古树青藤。有万村,隋朝时建有扶风会馆,还有唐朝官方旌表五世同居的“义门”,特别是有万姓人家开设的酒店,即“万家酒店”,引发一段传诵至今的佳话。

潭东岸,白沙平野,田畴阡陌连比,村舍屋檐相接。有翟村,被称为“水东翟家”,为当地大宗族,兴旺发达,人才辈出,出过不少文人墨客,对李白与汪伦的故事,多有传说。袁枚所述汪伦邀李白赴桃花潭,即取自翟村人至今仍在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。

怀才不遇、寄情山水、寻仙访道、辗转流离的李白,晚年遇大赦,重获自由,随即顺江东下,过白帝城,泛舟洞庭,尤钟情于宣城、金陵、当涂、池州、徽州一带的山水和民风,依人为生,并绝笔当涂,终老青山。有人统计,在李白存世的近千首诗作中,与安徽有关的占了近1/3,其中不少成为千古绝唱。

据1996年版《泾县志》记载:“汪伦,又名风林,本县人,父亲仁素,兄风思,曾为歙县县令,子文焕,在泾传十余世,部分后裔迁居常州麻镇。天宝年间(742年-756年)汪伦曾为泾县县令,卸任后居泾县桃花潭畔。生平喜与人交游,尤与李白、王维友善。爱饮酒赋诗,议论政事。”但汪伦曾任泾县县令,依据是《汪氏宗谱》,尚未发现其他佐证。

袁枚冠之“泾川豪士”,颇为取巧。也有学者考证认为,汪伦只是一“村人”也。不过,即使是“村人”,应该也是当地家资丰厚、志趣高雅的人物。与李白趣味相投,一见如故,是一定的。

李白另有《过汪氏别业》二首:

其一
游山谁可游?子明与浮丘。
叠岭碍河汉,连峰横斗牛。
汪生面北阜,池馆清且幽。
我来感意气,捶鱼列珍羞。
扫石待归月,开池涨寒流。
酒酣益爽气,为乐不知秋。

其二
畴昔未识君,知君好贤才。
随山起馆宇,凿石营池台。
星火五月中,景风从南来。
数枝石榴发,一丈荷花开。
恨不当时,相过醉金罍。
我行值木落,月苦清猿哀。
永夜达五更,吴歙送琼杯。
酒酣欲起舞,四座歌相催。
日出远海明,轩车且徘徊。
更游龙潭去,枕石拂莓苔。

正是游桃花潭期间所写,诗中描写汪氏别业中的豪华景致以及主客永夜把酒欢歌的场面,进一步还原了李白与汪伦的友情和送别时的深情。

现桃花潭镇收藏有一门楣石条,横镌刻小篆“别业居”三字,据说是出土古物。是否真为汪伦“别业居”门楣,尚待考证。

汪伦墓原位于桃花潭东岸,水东翟村,村东金盘献果地。墓曾多次被毁和迁移,现址在桃花潭怀仙阁后方,墓后有汪伦祠。墓地占地一亩左右,主墓为椭圆形,墓前立有据称是清代复建时所立墓碑,碑有破损,能看清的碑文为:“光绪十一年季秋月重建史官之墓汪汪伦也谪仙题十五年十月南阳立。”“史官之墓汪汪伦也”是否为谪仙所题,亦无所考。

因为李白,汪伦得以青史留名;因遇谪仙,桃花潭得以“复流深心于永思”。

桃花潭一带引人遐思的传说,一直在发散和演绎,历来为人所追捧。如东岸题有“踏歌古岸”门额的踏歌岸阁,西岸彩虹岗石壁下的钓隐台,屹立千年的垒玉墩,深藏奥妙的石板石,李白醉卧的彩虹岗以及文昌阁、中华祠、怀仙阁……还有保存完整的皖南古民居群——桃花潭畔,山水秀丽,景致宜人,真可谓“山水入画里,一步一惊奇”。

“一生好人名山游”的李白,在走近桃花潭的前前后后,一再流连于皖南一带迷人的山山水水,赋诗抒怀。

坐落在宣城市区北郊水阳江畔的敬亭山,虽无天柱山之险峻,无九华山之灵秀,无黄山之奇绝,在此丘陵地带拔地而起,远看满目清翠,云漫雾绕,近观林壑幽深,泉水淙淙,显得格外灵秀。

李白曾7次登临敬亭山,把它写入诗中:

众鸟高飞尽,
孤云独去闲。
相看两不厌,
只有敬亭山。

如果说,写这首《独坐敬亭山》时的李白,多少怀有些许孤独感的话,在写《望天门山》时,显然又是另外一番心境和景象:

天门中断楚江开,
碧水东流至此回。
两岸青山相对出,



□赵前华 作品

·风向标·

《诗林》推出“滴撒诗群”

全国公开发行、哈尔滨出版的《诗林》双月刊2019年第3期“中国诗歌流派展”栏目推出我市“滴撒诗群”相关资料,并发表了成员海璇、高月明、韩庆成、帅忠平、文郁、李庭坚、王正洪、夏子、左云、杨昌文作品。

“滴撒诗群”曾被评为“中国十大诗歌民刊”(2011)、“21世纪中国十大影响力现代诗群流派”(2014)等。

《新时期中国诗歌地理(安徽卷)》收入我市20位诗人作品

北魏主编、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今年出版的《新时期中国诗歌地理(安徽卷)》为安徽40年优秀诗歌作品荟萃,其中“宣城”一辑收入我市20位诗人作品:高月明10首,海璇15首,周墙10首,左云12首,杨昌文10首,韩庆成8首,李庭坚10首,盛敏10首,韦筠9首,田斌8首,李庭武8首,潘志远8首,孙非8首,申文祥5首,乐冰3首,胡正勇8首,沙飞6首,布小衣4首,其川13首,李明亮4首。(闻馨)